

【苏】尼·切尔基涅茨 著

金 非 译

螃蟹的末日

——苏联扫黑行动纪实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螃蟹的末日

——苏联扫黑行动纪实

〔苏〕尼·切尔基涅茨 著

金 非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2年·哈尔滨

(黑) 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封面设计: 徐晓丽

螃蟹的末日

——苏联扫黑行动纪实

[苏]尼·切尔基涅茨 著

金 非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5 6/16

字数: 300,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7-02100-3/I·373 定价: 6.55元

苏联扫黑行动纪实

上 部

侦 查 在 继 续

www.ertongbook.com

空地上的枪声

米哈伊尔·马尔科夫准尉奔跑着，大张着嘴，吃力地喘着气。五十岁的人是追不上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的。马尔科夫亲眼看到这名罪犯把匕首刺进一个人的胸部，这会儿却逃得越来越远了……

“他是打算穿过空地，然后顺上水管道过河，那边是围墙、胡同……”他脑里闪过这个想法。

逃犯偶尔半回过身来，扬起手臂。马尔科夫这时听到子弹的呼啸声，却没有听到射击声。

“是用小口径打的，坏蛋！是不是那一批里的？”

马尔科夫明白，追上犯罪分子的唯一希望是使用武器。在疾跑之后一试枪法！他从枪套里掏出手枪来。

“站住！我要开枪了！”

作为回答，罪犯又开了两枪。马尔科夫向空中鸣了三枪，然后停下脚步，像在靶场一样，右侧身，举枪的手臂平伸，准星瞄向目标身体的下部。手臂颤抖不稳。马尔科夫屏住呼吸，扣下了扳机。河对岸传来射击的砰砰回声。逃犯倒下了。马尔科夫快步向他走去。

“如果是在装死，需要缓缓劲，”他想，便从右侧接近躺在地上的罪犯。“这样，罪犯也不便开枪，因为他的头压在弯曲的右臂肘部。”

他在几步之外站住。躺着的那个人背部浅蓝色的衬衫上，一片暗红色的血渍正在扩大。他走上前去，弯下身来。

“死了！”准尉懊丧地想，“而我瞄的却是腰部以下！”

马尔科夫到这时才注意到手里还握着手枪。他把手枪塞进枪套，解开衬衣最上面的钮扣，看了看周围：“哪怕有一个人也好！”

必须把发生的事向处里作紧急报告。但是怎么报告呢？把手持枪支的尸体丢在这里是不行的。希望寄托在能有人过河来。马尔科夫还真走运：河对岸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已经走到了水边，回过头去看了看，便顺上水管道快步走过来。他行走的路线离马尔科夫大约有三十米，准尉迎上前去。

“同志，可以耽误一会儿吗？”

男人走过来：

“什么事，准尉同志？”

“您带着证件吗？”

“有，出入证。下班了，着急回家，所以才抄近路。请您一定原谅，准尉同志，往后我只从桥上过……”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违章，赫鲁斯塔列夫同志。您看到那里躺个死人吗？请给02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带一名检察院人员来。不过，我请您快点，天要黑了。”

“明白了，准尉同志，我跑步去。”

赫鲁斯塔列夫径直穿过空地跑去。

“是奔商店，对。那里有公用电话，也可以用内部电话打。”准尉回到尸体旁，在离七、八米处的草地上坐下。刚

刚经历的事件使他无法平静下来。

马尔科夫像平常一样在公园里执勤。这是一个温煦的仲夏黄昏。在儿童游乐场上，小家伙们尖叫着、嬉闹着在玩脚踏汽车。准尉看一个黑眼睛的小孩子不由看得出了神，这个男孩灵巧地驾着汽车，在伙伴中间穿来穿去。

他的助手克里韦茨中士走了过来。交谈了片刻，便分开。克里韦茨顺河边走去，而马尔科夫靠左一些，走在斜坡上。他绕过了排着长队的天文馆。耸立着旋转木马的广场上，一片喧笑声。但一切秩序井然，准尉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去。

马尔科夫喜欢在公园里执勤。虽然这地方被认为是不平静地区，但这儿的一切，无论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还是树影婆娑的静悄悄的林荫道，还有那长满青苔的小河，都使他打心里喜欢。他就是在这个城市里出生长大的。战争的岁月使他终身难忘。他的父母留在城里与法西斯作地下斗争。当然，没有任何人对他这个十六岁的半大孩子讲过这件事。但小马尔科夫猜到了其中奥秘，他每次在家都像是无意似地讲起敌人部队和兵器的部署及其数量。

那些吊着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绞架永远地刻在了他的记忆中。因此，城市解放后，他立刻参军上了前线。曾经两次受伤，但最后毕竟在国会大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军队复员后，马尔科夫参加了民警工作，至今干这行艰苦的差事已经二十五年多了。

他沿着一条狭窄的、浓密的林荫道来到了射击场。三天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些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了更

夫，抢去了十二支八发装小口径手枪。不省人事的更夫被送进住院，很难说最近能恢复知觉。

在公园浓荫遮盖的角落里，即使是骄阳似火的时刻，也是阴晦黯淡的，而现在当夕阳西下时，暮色就格外显得浓重。林荫道上迎面走来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马尔科夫叫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可以这样一副醉相到公园来？”

这位中年男子身穿一件夏季的灰色外衣，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哀求地说：

“请原谅，准尉同志。就是为了不打扰别人，我才特地穿过公园走。我住的离这儿不远。家在公园出口对面。我这样是偶然的，有一个同志要去度假，我们就喝了一小杯。我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便门就到家了。”

“那好吧，可要控制自己。”

“谢谢，准尉同志，我三步并作两步。”

于是，他尽量稳住步子，向出口走去。马尔科夫目送他离去，微微一笑：“能走到！”

已是黄昏。在公园树木茂密的这个角落里，更使人觉得夜色已经降临。马尔科夫背起双手，慢慢地向射击场走去。突然，从树丛后传来说话声。准尉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不过这说话的语调使他不由得停下脚步，并谛听起来。说话的人可没咬文嚼字。

“你小子，什凯特……别寻思犛子会这么简单地替你背黑锅，”有一个人说。

“黑话，”准尉想，于是钻进树丛去。七米外的小空场

上站着两个人。突然，那个背冲他站着的人手里刀光一闪，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胸部：

“给你这个，你这条母狗！”

那人稻草一样倒了下去。准尉从藏身之处窜了出来。一见他的影子，那男人就钻进了树丛。马尔科夫跑到躺倒在地的那人跟前，抓起了他的手。脉搏已经不跳了。匕首在胸上插着，正对着心脏。

准尉跳起身来追了上去。那人已经跑到通向出口的林荫道上。马尔科夫明白是追不上了，于是大声喊起来：

“抓住他……他杀死了人！”

林荫道上正走着一群小伙子 and 姑娘。听到喊声，他们回过头来，看到有人在跑，便让开了路。马尔科夫又喊了一句：

“抓住他……这是杀人犯！”

没有任何人拦住犯罪分子。

他们先是穿过有轨电车道，之后罪犯企图翻越私人住宅的围墙逃脱准尉的追捕。越障碍，准尉不比年轻人差，可是一到空地上，他明白是追不上罪犯了。他不想击毙罪犯，所以瞄向了腿部……

马尔科夫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事。从始至终他都是按规则行动的。但他还是责备自己：“老了，呼吸困难了……”

四辆开着前灯的警车同时出现在空地上，在离马尔科夫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市内务局局长罗曼诺夫将军从一辆黑色伏尔加上下来。准尉走上前去，清楚地报告了发生的事件。将军走近尸体，借着车灯光审视着尸体，过了片刻，转向准

尉，低声说道：“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将手枪交给彼得罗夫斯基少校，然后与连科夫和费奥法诺夫到公园去，保护好尸体。我们马上组织人力，派一个小组到那里去。”

将军命令交出武器并没有使马尔科夫感到惊讶。在对人使用武器后，按规定都必须交出武器。

几分钟后，一组现场侦查人员来到公园。死者还是那种姿势躺在那里，胸上插着一把匕首……

证 人 的 陈 述

……因在拘捕特别危险的罪犯行动中表现勇敢坚定，特决定对民警准尉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马尔科夫予以嘉奖。

（引自内务局长的命令）

接受了紧急查清两名死者姓名任务的民警少校韦特罗夫正在读马尔科夫的报告。准尉逐字逐句地引述了暗中听到的谈话。用的是黑话，这说明两者都与黑社会有联系。韦特罗夫把两名死者的指纹送到了技术侦查处去作指纹比对。如果他们有前科，那确定他们的姓名只是几天的事。随后，少校检查企图逃脱马尔科夫追捕的人持有的手枪。原来，这正是从射击场抢走的那批枪中的一支。

虽然有以市刑侦处长谢维多夫上校为首的一个力量充实的破案班子在侦破这起犯罪，但案件几乎毫无进展。更夫仍

旧伤势严重，甚至危险，医生们也无法说他是否能恢复知觉。

韦特罗夫与检察员萨维奇决定亲自询问证人。他们从更夫的妻子开始。

老太太没敲门便走了进来。瘦小的、被不幸事故压垮了的老太婆还是尽力控制着自己。刑事侦查人员已经与她谈过两次了，但那是一般所说的简单谈话。

萨维奇递过去一把椅子，并马上开始填写询问笔录的首页——证人的身份情况。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您嫁给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有多少年了？”

“上帝保佑，已经四十年了。”

“他做射击场警卫已经很久了吗？”

老太婆低下头去，想了片刻，照表情看来，她是在计算。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萨维奇，回答道：

“已经七年多了。”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从来没有讲过，在他值班时曾经有人接近并企图潜入射击场吗？”

“没有，没讲过。我自己有过许多次夜间和他一起去值班。外人无法进入射击场。我甚至记得，有一次晚间大约十点钟，有一个男人敲门。他是在汽枪射击场工作的。我丈夫硬是没有给他开门，一直等他走到亮着灯光的窗前才给开开。我那时还对他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连自己人都不放进来！’可他回答我说：‘不行啊，老太婆，我这里的武器够一个连用的，开不得玩笑，我是按章办事。’”

“他的视力和听力怎么样？”

“正常。听得清楚，不过坐下看字时要戴上眼镜。但在街上和家里走路时不戴镜子。”

“那么武器，左轮枪，他值班时佩带吗？”

“是的，总带着。这样他很自豪。大概是在回想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年轻时在军队服过役，当过军官。”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您经常和他一起值班，请说一下，有人检查他的值班情况吗？”

“是的，一夜查几次。”

“值班时有亲属或者熟人来看望他吗？”

“没有。我们除了女儿和女婿什么亲人都没有。”

“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和丈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有两个星期了，在休养所。”

韦特罗夫坐近了一些，问道：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您想作案的能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但没有认识我丈夫的人帮助，他们干不成。他不会给生人开门的。如果是破门而入，他会开枪的。他是个做事果断的人。”

“请告诉我，能不能会是这样，他由于某种原因从射击场出去了，而犯罪分子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比如说，有人呼救，或者在门旁呻吟？”

“不会的，那他也不会开门。他马上会往有关部门打电话。干什么要出去呢？里边有厕所，也有水。”

“他抽烟吗？”

“不，不抽烟。”

萨维奇记好录，让她读一下询问笔录。老太婆签字后走了。

这时，夜间负责检查更夫的苏军后援会指导员科罗特科娃正等在走廊里。看样子她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间。穿着朴素，却很有风度，中等身材，高高的发式。

“请进来，请坐，”韦特罗夫请她。

萨维奇很快地将证人主要情况记入笔录，放下了笔。和这位女人需要详细地谈谈，因为她是最后看到沙季洛夫的人。

“您有时间吗？”萨维奇问。

“我今天休息。何况出了这样的事，也不必吝惜时间。”

“安娜·帕夫洛芙娜，您在后援会工作很久了吗？”

“大约七年。当我参加进来时，沙季洛夫已经工作了。”

“经常检查这个射击场的情况吗？”

“怎么对您说呢？问题是我们所有的指导员都参加检查，按轮流表。这个月检查了两次，七月六日到七日的夜间，还有那夜，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夜間！”

“安娜·帕夫洛芙娜，一夜间您应当检查几次？”
韦特罗夫问道。

“不少于两次。”

“那么您检查了几次？”

“结果是三次。第一次大约是晚九点，第三次……”

但韦特罗夫打断了她的话：

“请按顺序讲，所有情况原本都是怎么样的。不要着急，详细一些。”

“晚间，我带着儿子到公园去。我们到过儿童游乐场。儿子还只有六岁，您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喜欢坐旋转木马。后来又看了飞机，这离射击场不远。我们又到河边去转了转。再后他要冰淇淋吃，我们买了两份，坐在一张空椅子上吃下了。”

“请告诉我，为什么没有和丈夫一同去？”

“他出差了。”

“清楚了。往下呢？”

“总起来说，我们坐了不长时间，就到射击场去了。这时已经快到九点钟了。门已经关上了，我敲了敲门。过有一分钟，我听到门斗里响起脚步声。这是沙季洛夫。他问是谁敲门。我讲出了自己的名字，而他说：‘我不会给你开门的，因为你带了外人来。’我哈哈大笑起来，领儿子走到窗前说：‘您看一下我这个男子汉。’在这之后，他才开了门。我，不错，是批评了他，说他既然知道我是来检查的，就应当开门，即使甚至我带了生人来，因为他不认识我们所有的领导。但沙季洛夫是个很固执的人，声明说，他只放那些认识的人进来。我知道徒劳无益，也就没再争辩。我在检查簿上签了字，往共和国委员会打了电话，告诉值班员我是从哪里打的电话。然后，我便同儿子离开了。我听到沙季洛夫在我们出来后挂上了两道门栓并上了锁。”

“安娜·帕夫洛夫娜，您在沙季洛夫的举止中没有发现

什么异常情况吗？”萨维奇问道。

这位女人沉思起来，后来显然是想起来了什么，随即说道：

“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沙季洛夫没有佩带武器。他的六轮枪装在枪套里，放在桌子上。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当着我的面把枪套挂在了腰带上。”

“在射击场附近遇到过什么可疑人吗？”

“没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不过，请等一下。当我走到射击场附近时，我看到了射击场工人达尼留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那做什么？”

“我觉得他是在等什么，因为他正看着公园入口的方向。我甚至没有招呼他。”

萨维奇竖起了耳朵。

“安娜·帕夫洛夫娜，您上次为什么没有向我们的工作

人员讲关于达尼留克和沙季洛夫没带枪的事？”

“我不知怎么的疏忽了。”

“请告诉我们，您从前在这种情况下在射击场附近遇见过达尼留克吗？”

“没有，我在哪儿也没遇见过他。”

“您是在什么时间第二次来到了射击场的？”

“大约是夜里一点钟。我自己也怕一个人在公园里走，但又没办法。我是从五一大街方向进去的。我敲了敲门。沙季洛夫马上出来了，他没有睡。他问是谁。我讲了是我，但他还是请我到窗前去。我听到他摘下两道钩，又响了一下钥

匙。我走进去后，注意到六轮枪挂在他身上。在第一个房间里，电炉上正在煮茶，看来他正准备喝茶。我问是否有人来过。他说没有。这样，我在检查簿里签了名，给委员会值班员打了电话，就走了。”

“您走后他锁门了吗？”

“锁了，我记得很清楚，两个门钩和锁都响了。我还没有下台阶，他就已经挂上了所有的门栓。”

“在射击场附近或公园里没有看到什么人吗？”

“没有。那么空荡荡、静悄悄的，我都有些发毛了，急急忙忙地出了公园，就跑上了恰好这时到站的一辆有轨电车。”

“电车里没看到什么熟人吗？”

“没有，车厢里几乎是空的。不错，有一个醉鬼在前座上半躺半坐的。在火车站附近，有轨电车司机看到一辆警车，就停下车来。民警带走了醉鬼，我回家后就躺下睡了。”

“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三次看到沙季洛夫的？”

“我本来应当从下午两点起上班。但我想起来，早晨要有一批十年制中学的孩子到射击场来登记参加小组。因此，我早上七时起床，很快地穿好衣服，去乘电车。我住的地方离电车站大约有二百米。我到了公园，当我走近射击场时，门还关着，但没有上锁。我走进门斗，办公室的门大敞着。我一看，沙季洛夫扶着门框，站在教练员办公室的门旁，脸和手上满是鲜血。我以为他是过高门槛绊倒摔破了头。这时指导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萨夫罗诺夫走了进来。我们一起走到沙季洛夫身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没有回答，要